

牧齋雜著

下



〔清〕

錢謙益 著

錢仲聯 箋注
標校

牧齋雜著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有學集文集補遺(中)

曹母陳太孺人八十壽序

邵母九十壽言序

余母毛太夫人表節詩叙(二)

遂安澹公余公，以進士高第，擢守吾郡。下車踰年，風和霜肅，百廢咸舉，政聲籍甚，爲海內循良之冠。吳中賢士大夫，飫公之膏澤，飲醇襲芳，推本其淵源，知公有節母毛太夫人，其治行厥有自云。

太夫人之歸贈公也，異糧宿肉，以奉尊章。鷄鳴夙夜，以佐夫子。裙布操作，勦合圖史。人之稱女師者歸焉。既而所天見背，盛年自誓，事高堂則以婦代子，撫藐孤則以母代

父。松筠之操，滋茂於百年；蓼莪之澤，覃及於九族。君子曰：太夫人非惟爲節母也，其慷慨立節，蓋鬚眉丈夫弗如。而本仁祖義，恤孤寒而撫惻嫠，則公卿大夫或未之逮也。太夫人青年矢節，皓首令終。二孤鏃礪名行，鸞翔鵠峙，軒翥都人士前。及余公執紼之歲，早登朝右，專城出守，治行爲天下第一，而太夫人之爲母師益著。人觀公之砥節自公，飲冰茹蘗，則以徵太夫人却鮓之儉。人觀公之俯循鴻雁，視民如子，則以徵太夫人丸熊之仁。人觀公之養育人才，廣厲學宮，則以徵太夫人斷機之教。人觀公之治兵振旅，江海肅清，則以徵太夫人冠纓之智。太夫人之爲母師，得其子而益彰，豈不信哉！

昔者魯敬姜之教其子曰：輻可以爲將，畫可以爲正，摳可以爲大夫，軸可以爲相，樞可以爲三公。西漢之盛，賢守公如黃霸輩，皆入爲三公。余公文明以止，篤實光輝，傳遽至於公卿有日矣。源遠流長，徵其家訓，則自太夫人織紵之教始。今之贊誦，鏘金戛玉，先河後海，咸歸美於太夫人。後世有劉中壘、范詹事、區明風烈，昭於彤管，將於此有徵焉。珩璜琚瑀之遺風，其有聞於斯世也夫。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八。

宋母王淑人六十壽讌序

葉母姚太孺人七十序

阮母劉太安人六十壽讌序

陸孟鳧七十壽序

徐徵君暨姚孺人六十壽讌序

顧行之七十壽叙^(二)

上章攝提格之歲，表兄行之顧君，春秋七十。兄爲吾外祖一江府君之冢孫，仲舅曲江府君之子，而吾母一品太夫人之嫡姪也。吾母於仲舅雖異母兄弟，而親逾同胞。吾母視兄猶己子，兄亦視吾母如母。兩家子姓，相親如骨肉。簞食壺漿，束薪尺布，兩家靡不相

共。吾里中中表之親^(三)，悲愉休戚，肺腑聯切，未有如^(三)吾兩家者也。今吾母之棄藐孤，十有八年矣，而吾兄七十稱壽，以五月廿三日爲懸弧之旦。兄既康強難老，飲酒御肉^(四)，矍鑠如壯子。而君之子茂志^(五)兄弟，束修勵志，蜚聲競爽，不隕其家聲。長筵羅列，賓朋翕集，考鐘伐鼓，千金壽而萬年^(六)酬，斯可謂之吉祥善事也矣。

余少於兄一歲，遭逢世難，頽靡衰落。業已文身斷髮，不得比數於人。思欲攝衣冠，撰杖履，從二三親知之後，爲兄舉南山之觴，懼其爲賓筵之辱而未敢前也。將遂默而息乎？而追念吾母，蓼莪之痛，栢棣之思，欲於兄乎寄之，終未能以愬然也。不得已則使孺子孫愛，攝榼承飲以往，而又先之以一言。

蓋洪範之次，九曰嚮用五福，一曰壽，三曰康寧。兄之於斯二者，已兼有之矣。試循其本而論之。庚戌之歲，寇薄城下。我外祖以藩臬入賀，推擇視師，立馬於都城門下。男女避寇者，皆穴馬^(七)，足以入，所全活者，無慮萬人。語云：活千人者必封。而況於萬人乎？吾仲舅布衣任俠，毀家首公，好義急難，十歲誦聲□□。兄雖居身隱約，挫先人之產，而獨立行意，不汨沒於流俗。視履考祥，蘭玉森茁，得箕疇之二，而享封祝之三。此非其祖考餘慶，源遠流長，挹彼注茲，而何以致是乎？

仲舅好長生沖舉之術，延致閩希言、李赤肚輩，皆百歲以外登真度世之人。兄少從諸

道人遊，金液之大丹，玉函之隱訣，靡不涉其津涯，啟〔八〕其關鍵。今兄形神志氣，老而益壯，其所得於指授者多矣。虞山古仙真之窟，漢淳于斟遇慧車子於烏目山，授虹景大法，登保命明晨之列，陶隱居〔九〕真誥可考也。人世功名富貴，如日及之華，朝榮而暮落。兄既授登仙之訣，由此而期頤，而不老，視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，猶旦暮耳。人世之浮名濁富，兄視之如土梗弁髦，何足以爲兄道哉！余於兄之壽，推本祖考之德，而祝誦其登真度世，以爲迥異於世之稱壽者。以斯言修一觴，庶可以陳於俎豆之末乎？書此以付孫愛，俾從茂志之後，酌大斗以壽兄，而又道余所以不能往賀之意。兄又當舉觴滿飲，以自慶其生平，而嘆予之衰廢，爲之听然而一笑也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〔二〕外集作「戚」。

〔三〕外集有「如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〔四〕外集作

「內」。

〔五〕外集有「茂志」三字，文集補遺空缺。

〔六〕外集作「年」，文集補遺作「金」。

〔七〕外集作「焉」。

〔八〕外集作「啟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故」。

〔九〕外集作「居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君」。

君鴻七十壽序〔二〕

歲次閏逢□月，族弟君鴻年七十，將席長筵，列孫子，舉觴稱壽。宗人有慈之者，

曰：「是夫也，白首章句，屹屹孳孳。如彼鵲鳩，拾米食臍。案乾書螢，壁走蟬魚。吞紙煮字，曾不療飢。而足蹢躅，而口期期。循牆而走，畏影而趨。世所服媚，深梯滑稽。身爲井餅，豈若鴟夷？衡門帶索，白首棲遲。田夫爭席，濁酒泛卮。宗黨之擁青袖、驅暢轂者，皆得睥而過之，而奚以稱壽爲？」君鴻懷然自失，趨而告於余。余曰：「居！吾語子：舉世兒童婦女，指稱上壽登真度世者，莫如我遠祖老彭。吾姑爲子妄言之。吾祖以斟雉饗帝，受封彭城。由唐迄商，天下亦多故矣。九嬰暴作，十日並出。以迄於純狐之戕羿，斟尋之覆舟，喪亂洊臻，有不身與其憂者乎？子之所遭，於吾祖十分之一也。盧蒲鑿之種種，付諸并刀之一割，而已高枕無恙矣，不若吾祖之以憂老也。彭城之失封，不知何時？殷末召爲大夫，稱疾閒居，則其謝國封久矣。遇犬戎之亂，流離西域，百有餘年。晚避殷王之忌，復入流沙。八百歲中，爲旅人之日多矣。今吾子守田廬，奉丘墓，燕伏臘，長子孫。新豐之犬鳴，自識門閭；栗里之雞豚，不踰近局。無播遷之禍，無刑戮之虞。此殆吾祖所不如也。祖嘗言喪亡四十九妻，失五十四子。數遭憂患，和氣折傷。人非金石，未免有情。八百年間，亡多存寡，晚而枕高眠遠，自悔其不壽。其摧傷於逝沒相尋者，亦不少矣。吾子斑白一堂，話團樂而歌暇豫。執研削者雅善管絃，索梨棗者咸好紙筆，陌上有緩緩之歌，棗下無離離之嘆。安知吾祖不喟然嘆息，以爲斯世之幸人乎？吾聞三

事之鼎，藏奔先廟，周成王之所以饗商伯也。吾雖老矣，猶將問諸守桃。子其從我而東，歌西游^(五)之曲，拭墮淚之碑。摩娑分器，司執冪之役^(六)，此則錢後人之所有事也。彼譏議者，庸何譏？子姑飲酒，吾爲子鼓缶而歌。」歌曰：「卜雒有鼎兮，銘曰澗東。奄有東夏兮，光我鼎鍾。泗水淪沒兮，誰爲楚弓？公侯復始兮，有光融融。碧天化日兮，燕喜雍頌。弟勸兄酬兮，酒酣曲終。執杯持耳兮，樂哉老聾。」歌罷，趣浮太白，爲酌者先。君鴻大喜，引滿霑醉，再拜而去。彭祖九十九世吳越二十六世東澗遺老八十一叟謙益再拜奉祝。

【校記】

【一】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【二】外集有「曰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【三】外集作「嘗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常」。

【四】外集作「無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有」。

【五】外集作「海」。

【六】外集作「役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後」。

黃柱源八十序

重光赤奮若之壯月，爲柱源黃翁八十初度。邑之俊彥，與其令子尚默秀才游者，如余甥歸司李暨太守陸君輩，乞余爲祝嘏之詞^(一)。

余少與耀軒黃君交，知翁爲耀軒之中表昆弟。其祖爲主政雲川李公，以遺腹子育於

舅氏大參黃公，遂與耀軒爲雁行。不忘所生，以懷李自名。八十年來，有禾葉向本、露葵衛足之思焉。少而掉鞅藝苑，長而束修勵行，有古先民長德之風。老至則耕閒釣寂，枕高視遠，氣舒而欲寡，行安而節和，探禪悅之味，精導引之術。志在六合之表，而長者之稱，則在縉紳先生鄉黨父老間。

余聞單豹氏之養生也，或攻其外；張毅氏之養生也，或攻其內。翁爲世家子孫，生長聞見，皆詩書禮樂之事。而屏囂息機，澄心靜氣，殆庶幾古之得道者與？其全內行也，如太丘之在潁川。其表清修也，如叔度之風潁上。其徜徉登臨也，眈幼輿之丘壑，慕康樂之山水。其任天而行也，忘機似漢陰之抱甕，逃名類潁陽之挂瓢。其與人無町畦城府也，柳公度之氣海常溫，魯汜子之恭名彌茂。布袍素帶，泊然於藥房菌閣。以詠歌嘯傲之暇，探玄珠於雲笈，悟法寶於貝多。余年與翁齊，得翁爲世外道侶，慧車之虹景，招真之銀筒，余兩人訪求於丹泉雪井間，又安慕乎古之左拍洪崖右挹浮丘也哉！

稱觴之日，桂馥蟾明。武夷會幔亭之雲，赤松涖綵囊之露。諸君誦余言於翁之堂，爲余掀髯加酌，其視玩月峰頭，餐霞洞口者，樂何如耶？令子孝友順祥，樂心養志，以得堂上之歡。陶隱居（四）真誥云：「貞廉忠孝，積行獲仙。」余知琳房玉簡，皆在德門矣。余稔翁爲有道，故不敢以九如三多之祝進。翁膚神清令，視履如盛壯時。俟二十年進百歲觴，將

與翁復談登真度世之事焉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一。

〔二〕外集作「文」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潔」。

〔四〕外集作「居」，文集補遺作「

君」。

金母管太孺人五十序

王君六十壽序

吳約庵七十壽讌序

宗袞曼修大司諫五十初度序

內殿保御鄭三山鄭君七十壽序

錢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

慧命篇贈孟昉世友四十稱壽

賀詹京兆七十壽序

五百年有命世，見堂構之相仍；七十歲爲古稀，祝期頤之未艾。瑞徵南極，慶在興朝。閣下道叶先知，照隣幾席。凜若大河之一斷，裁剴不留；巍然象鼎之萬鈞，表儀斯重。堅持素節，不事浮華。慮囚以平反爲能，如于定國之在廷尉；出守以清淨爲治，繼汲長孺之牧淮陽。褰帷獻蠻蛋之賁琛，澤流嶺海；削牘柱貂璫之廟貌，霜肅秦川。乃陟月卿，晉除日尹。玉衡冰壺之譽，方藹清時；岫峴雲關之思，彌深晚節。臧孫有俊，范氏名家。羔羊本潔白之風，聽馬繼澄清之志。

惟茲小歲，正值大年。對冰水之如澠，香浮醺醖；倚玉山而列俎，光映傀俄。席長筵以祝延，舉壽觴而相屬。金章紫綬，照耀清尊；綠鬢方瞳，輝煌黃髮。江梅破白，比韓圃之晚香；岸柳催青，啓陸家之夕秀。家傳忠厚，是先師無盡之燈；心養和平，即仙家

不老之藥。

益也紀、羣行輩、孔、李通家。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，恭紀冥靈之曆。周公拜乎前，魯公拜乎後，式瞻喬梓之榮。投我以桃，何以報之青玉案；既醉以酒，我姑酌彼黃金罍。調瑞龍吟，徵普天樂。

壽沈孺人六十序

嘗聞作室有道，堅茨資乎後昆；種樹有萌，杞梓食乎奕世。匪獨父訓隆也，蓋亦母德茂焉。若夫禮嚴攸遂，徒以是議爲功；易貴代終，又以無成著誠。婉孌雞鳴之寢，扶携鳩杖之旁。時寒燠而獻衣，暮酒漿以陳饋。稱婦順者，於焉止矣。以余所稱沈孺人，則予子乎古人，三僅稱之。

孺人，中丞沈公之愛女，中翰徐君之元配也。綿颺出自吳興，得風土清嘉之美；絲蘿依於東海，接冠裳文物之華。當其毓德芳年，習儀中閨。羣季俊秀，皆爲惠連；伯姊諸姑，咸稱道韞。青綾步障，嘗存雅辯之辭；錦字流黃，不殊首容之飾。非假珠輝蕙帳，而銀翰流芬；不啻簧奏瓊函，而綠芽絢采。況乎家傳節鉞，堪稱玉尺冰壺；國賴澄清，庶幾祥鸞威鳳。參靈抱慧，良非偶然；辭垢攬芳，殆由天授。此孺人女德之宗也。

迨乎既歸中翰，係同卿世德之家，欣傍龍門，實尚寶弓裘之寄。發音稱圖，動容成紀。散儀朗潤，無勞環珮鳴和，含體淑靈，不事綺紈爭豔。內則資乎古訓，秉禮聞於大家。從傳母以登臺，惟攜玉軫，佐君子而持戶，獨御蒿簪。中翰製七襄之錦，清閨吐五色之花。顓絕芝堦，不異白雪桃花之詠；香聞桂苑，曾無寶釵明鏡之書。庶幾閨閣之金湯，抑亦巾幗之干城者矣。

乃若恤緯艱難，共識宗周婺婦；停梭勸勵，再見宣文絳紗。春日平陽，採桑躬祀帝女；秋風鄴地，織錦不問絲人。泊乎中翰驟赴修文，孺人獨嚴家棣。哀鵲作賦，不聞噉噉之風；寡鵠成吟，但見明明如月。從此飲食方名之教，莫非詩書俎豆之規。賦性維均，七鳩本同勞愛；鍾靈不爽，一鶚尚待騰飛。以茲物化謙和，人稱慈孝。桓少君之高風絕世，王韞秀之識量過人。以今方古，宜其然乎？乃知志存潔白，共成司隸之名；朗鑒知微，愈重謝庭之譽。素絲靡玷，赤芾有徽。斯稱蘭蕙齊姿，松筠一致者也。於戲休哉！

閨有敬慎之婦，如國寶柱石之臣。是以衣本黼華，必陳害澣之誦；質施脂黛，早稱寧儉之儀。勤襄昭美，敬共明孝，勉勉皇皇，遙昭大訓矣。玉樹三枝，蘭蓀雙穗。敢不惕息，若於中丞之宅相，尚寶同卿之世業乎哉！今日之獻斯壽也，月樹垂珠，貞女記素臺

之樂；雲林佩玉，夫人傳滄海之書。清都以四節傳觴，塵境以七明駐曆。吾將見孺人春秋之志無窮，而賢明之傳，又〔七〕不勝載筆而書矣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〔外集作「閩」，文集補遺作「閩」。

〔二〕外集「人」下有「中」字。

〔五〕外集有「抑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障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幃」。

〔六〕外集作「惕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揚」。

〔四〕

〔七〕外集有「又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有學集文集補遺(下)

與吳梅村書

復王煙客書

與王煙客奉常

復李夢沙書

上李夢沙啓

與吳梅村論社書

與繼起和尚書

與黃觀止書

與馮秋水書

與王雙白

與周安石書

與王中恬書